****3 隐婚男女****

走了段不短的山路，谢朝颜充分体会女性身体的不便，下山时胸前的两块肉还在一下一下地往下坠。山道的阶梯可不会遵循人体工程学，往往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一阶高一阶矮，更是让本就不习惯新身体的谢朝颜感到相当难熬。

“呼呼…歇会儿。”谢朝颜喘着粗气。死去一天后，他再次体会到拥有身体所带来的疲乏感。绵长的山路让他不得不停下休息。找了个还算干净的木墩，他坐下后拿手扇风，“说起来，我们只知道目标的姓名，南山城这么大，怎么找他们？”

“先不急，夫妻间那点事儿还能闹哪样。你快在包里拿水壶出来。渴死我了。”柒鸽以心声传音，嗔道。

正值夏日，即便是上午的日头没那么毒，也让谢朝颜出了不少汗，打湿了他身上的白衬衫，隐隐约约透出内里的模样。

“这荒山野岭的，山泉水也见不着…”谢朝颜环顾四周，只有些矮树和杂草。

“别瞧了，最近的泉水还有段距离。以后你要注意宿主的身体状态啊，不然会影响任务的。这次遇上我算你走运咯。包里有水瓶，拿出来。”

谢朝颜将背包放在膝上，打开。内容相当简单，或者说女式背包本就放不下多少东西。几捆符纸，一副眼镜，一张两掌大的墨色哑光卡片；放在最低下的就是一只在超市十分常见的保温瓶。他先是将瓶拿起来，掂了掂，又晃了晃，好像是空的；打开来看，果然一点水都没有。

谢朝颜斟酌一番字句，“那个…柒鸽。空的。”

“这个瓶子里面刻有改进后的杜康阵（一种自动续杯阵法）。你从瓶盖注入鬼气，使阵法顺行，就会出水了。”

鬼气，杜康阵，这些概念对于只当了一天鬼的谢朝颜来说无疑是难懂的，他干看着手中的瓶子，不知如何是好。

“鬼气在哪啊，怎么注入进去？”谢朝颜只好再度向柒鸽提问。

“你们鹊羽越来越随意了。基本培训都不做就让你来参与任务。这种基本方法可以在员工手册上学习。但来不及让你慢慢翻阅了，这样，我用一次阴阳气，你记下来引气感觉，鬼气的引导方式也差不多。”

说完，谢朝颜便感到小腹中出现一团气，而后分出一股暖流上升，流经躯干、手臂，直至指尖。接触着瓶盖的食指和中指亮起，他能看到柒鸽所说的气，正从身体注入到水瓶中。而水瓶也随之缓缓增重。

“好了，我还要留气维持身体不尸变。剩下的你接着来吧。”

柒鸽停止运气注入。谢朝颜学着感受小腹出的气团，琢磨一阵后果真出现。与柒鸽调动时不同，谢朝颜的气是阴寒的，像是在腹部塞入一块冰，又像是喝下整瓶冰箱中的冷水。他是鬼时，自然不怕寒暑，可现在有了肉身，运转鬼气时，只觉得下腹凉飕飕的，还有隐隐的疼痛感。

“呀！忘了这几天来姨妈。你可得给我往上报工伤。”柒鸽的声音在谢朝颜耳旁炸响，吓得他一哆嗦。不用过多解释，他就明白柒鸽说的是什么。

“工伤…要怎么报？”谢朝颜新手上路，哪能一心二用，刚开口就运岔了气。鬼气在体内肆意横行，如同穿着四处漏风的破大衣在雪地中狂奔，冻彻骨髓的寒意出现在身体各个部位。

“嘶，集中注意力！”

听到柒鸽在他心中大喝，便手忙脚乱地止住鬼气。

见谢朝颜逐渐控制住，柒鸽才道，“怎么运气，怎么修炼，怎么上报情况，等等。这些你要自己去查员工手册。”

“那好吧。水好了。”谢朝颜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却闻到冲鼻的奶茶味儿，浅尝一口，哪里是水，分明是奶茶。

“哎呀，忘了把续杯瓶记录的液体改回水了。”

下山后，柒鸽让谢朝颜寻了个炸鸡店，点了几份吃食，便坐下等待。

“M记内带墨镜，吃炸鸡块。真的不会显得过分异常吗？”谢朝颜灌下半瓶矿泉水，稍稍缓口气。

“你懂什么，解煞使工作中收集情报是一项相当重要的环节。这幅眼镜可以让你被周围人下意识忽略。将鬼气注入其中就能用了。”

谢朝颜戴好墨镜，“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呆着，不去找目标吗？”

“早找到了。在你下山的时候，我就查询了煞衡仪。主角们现在正在对面太和路142号写字楼加班呢。从容，冷静，这是你需要做到的。”

谢朝颜到底是听这个小前辈话的，一面盯着写字楼人员出入，一面询问柒鸽，“煞衡仪是什么？况且一直在你体内，也没见你查呀。”

“嗐，使气驭物的小技巧罢了。你往后熟练了，也可以无声无形地操控解煞使装备。至于煞衡仪，你翻一下包包，里面有个黑色的平板。”

柒鸽口中的平板，谢朝颜是有印象的。只有两巴掌大，纸牌般厚度，入手也轻若无物。比起市面上的主流平板动辄厚几毫米、重半斤，煞衡仪显得不那么科学。不过他毕竟是开过眼界，见识了超现实的鹊羽办公楼，犹如卡片的智能设备倒没那么令人惊讶了。

将煞衡仪捧在手上，它仿佛认识谢朝颜一般，自行亮起。用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凡间的平板如何操作，地府的就如何使用。主屏幕中最值得谢朝颜注意的，便是两个APP：员工手册和缘尘网。

打开缘尘网，就自动弹出“是否填入当前任务目标信息”。谢朝颜试着点了“是”。屏幕便出现两个圆形，圆形的中央还有两个小点，小点下面分别是目标的名字曾常博和郝星妙。

“这…该怎么用？”

“这两个圆是他们的因缘信息可视化图像。圆主体是因缘线，而圆的边是由点表示的关系客体所构成的。普通人的因缘非常复杂，在缘尘网中，即便是用过的一次性塑料杯都会记录在案。你需要开过滤器，将一部分无用的信息去掉。建议使用绝对值过滤器，设置大于七十即可。一般小于这个值的与任务关系不大。”

谢朝颜如柒鸽所说，设置好过滤配置。那两个圆如愿只剩下几十条因缘线，比起刚开始密密麻麻不知如何入手已经好了许多。大于七十的大概是近些天较为重要的人和物，父母、同一组的同事、丈夫（妻子）、住处、工作地点，等等。

点开曾常博的配偶关系，显示的是“因缘将断，预测在40天后离婚”。

“不妙啊。”谢朝颜嘀咕一句。可惜煞衡仪中没有详细记录两人出现隔阂的原因，他只好从他们亲近的人中寻找蛛丝马迹。

值得注意的是，郝星妙与婆婆和公公的关系不佳；曾常博与一个名叫贺兰的女子过分亲近。

等谢朝颜排查完目标的因缘信息，已入夜。

对面的写字楼一如城市繁华的广场，常亮着灯。就在前一天，谢朝颜还要为了合同协议被迫加班，即使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一缕在世间逗留的魂魄，也要为鹊羽的工作奔波。他与曾常博这样还要为了温饱而劳心劳神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大抵是一样的，或许这些普通人更幸福些，至少死后不必再被拘着工作。

正当谢朝颜患得患失之时，柒鸽提醒道，“他们出来了。”

零落的几人从写字楼中出来，转而各自散开，汇入人群。单从下班这会儿的表现确实看不出目标二人是夫妻关系。谢朝颜跟上他们，一起进入地铁，来到他们的小区楼下。

海岸御景，在南山城算是个高档小区，更别说他们夫妻买的还是临海的那面的房子，一走出阳台便能看见大海景观。楼层不算高，可谓冬暖夏凉。

“该你上了。”柒鸽道。

“什么？”

“离体。然后去收集情报。”话毕，谢朝颜就感到有一个人高的软枕拍在他身上，轻轻将他从背后推离柒鸽的躯体。

谢朝颜回头，果然能看到柒鸽的面容，现在两人已经分离了。柒鸽将符箓、煞衡仪和手表递给他。他原以为在灵魂状态下是拿不住这些凡间事物的。事实却不是如此，他稳稳接住了，和活着时一样，有着接触事物带来的触感。

“这些符都是客魂符，是成对使用的，你将小的子符贴在目标身上，再撕掉大的母符。如此就能附身于目标。你附身我的时候也已经熟悉了吧。”

谢朝颜点头，“嗯，已经知道了。如果要脱离该怎么办？”

“回忆自己魂体样子，再想象脱离身体即可。这个手表样式的法器是魂晷，能显示附身时长、鬼气剩余。普通人不像我这样的修行者，无法长时间承受鬼魂附身，若鬼逗留时间过长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规定中是活人附身是六小时。你要时时注意附身时间。”柒鸽一字一句叮嘱道。

“活人六小时…那死人呢，该不会还需要附身死人吧？”谢朝颜若有所思。

“附身死人，这种活基本是破镜干的。你是鹊羽，一般不需要如此。如有必要，也不能过长。”柒鸽交代完，向谢朝颜甜甜一笑，转头朝沙滩走去，“好了，接下来你加油。我在海边等你。”

人变成鬼后，就再也感觉不到身体的重量了。轻轻一点地面，便能腾起一段高度。若是驱使鬼气如同鱼尾摆水，就能随之飞离地面。活着的时候，需要借助飞机才能实现飞行的梦想，死后反而轻易实现。

谢朝颜便是这样，歪歪斜斜地操控着鬼气腾空，飞向小区高楼的十二层，穿过阳台的防盗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就这么观察夫妻二人。

虽说他们同时回来了，但一句话没说，各自洗澡后，便分房睡了，郝星妙进了主卧，而曾常博睡在客房。分房睡确实是夫妻关系出问题的一大标志，谢朝颜的原生家庭不算美满，自然知道这点。

谢朝颜跟着进房观察他们睡前的状态。今天加班，两人倒是没有玩情感关系导致难以入眠的戏码，不到半小时就睡下了。

看着侧卧在床的郝星妙，谢朝颜将客魂符贴在她身上，下一刻就被纳入她的身体。待谢朝颜再睁眼，已能随意操控她的身体。

疲惫，是谢朝颜的第一感觉；像是曾经连轴参加综艺和粉丝见面会后，只想一头栽倒在床上，不再醒来。

他强撑着坐起来，解锁郝星妙的手机，其中的聊天记录大多与工作有关，即便是相册，也是时隔许久才会有与好友的同框照片。可见郝星妙不是一个有太多私生活的人，即便是与丈夫的聊天中，也掺杂了许多工作内容。

进入洗手间，他打开灯。郝星妙今晚穿的是淡绿色的连衣睡裙。吊带从肩上滑落，脱下睡裙，就只剩下胸罩和三角裤。比起柒鸽，郝星妙的身体有一股说不出的成熟韵味，大概就是阅历和人生的沉淀吧。

仔细观察每一寸肌肤，没有瘢痕和淤青，可以排除郝星妙受到曾常博家暴。妆台的瓶瓶罐罐相当丰富，价格也不低廉；而且曾常博让主卧给妻子睡，如此种种，大概不是夫妻之前出现了问题。

郝星妙这儿没什么线索。谢朝颜躺回床上，便脱离身体来到隔壁的客房。

曾常博也睡下了。也能理解，夫妻两人在同一个公司。加班至夜，郝星妙都如此疲累，曾常博估计也好不到哪去。谢朝颜如法炮制，附身于曾常博。

打开曾常博的手机。贺兰是他的秘书，两人的聊天记录中没有什么逾矩的内容，大多与工作相关。秘书，或许是曾常博与贺兰关系亲密的原因。谢朝颜暂时放下对二人关系的探索心。查看起通话记录，没什么异常，除了工作，只有时不时与父母长则半小时的语音通话。看来，曾常博既没有出轨，也没有冷落家中老人。

谢朝颜来到厨房。冰箱中没什么菜，多是水果和即食食品。与他生前住的公寓差不多。他猜夫妻二人之间是日常互动极少，即便是浪漫晚餐，恐怕也是在外头的饭店解决。

房子的布置风格偏向现代，也还算温馨，展示架上是两人的旅行游玩照片，还有一些见证他们感情的小玩意儿。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对将要离婚夫妻的家。

等谢朝颜做好收尾工作。在沙滩上找柒鸽时，见她一边提着袋烧烤，一边赤着脚丫子漫步。长长的小脚印沿着海岸向远处延伸而去，在明月的照耀下，甚至能让人看清脚趾压下形成的圆润。脚印的末尾，是海风中长发飘扬的少女。

“在瞧什么呢？”柒鸽总能发觉身边的人和物，就像能看见已然成鬼的谢朝颜。

“没什么。我打探完了，却还没解决思路。”谢朝颜摇摇头，目光瞥向海面。

“那就先去休息！睡足觉才能好好工作。走，今晚前辈包养你。”

纵使再不敏感，谢朝颜也渐渐体会到了人与鬼的不同。鬼是不用休息的，至少他从死去到入职鹊羽，再到调查曾常博和郝星妙夫妇，也快过去了两天。期间他从未休息，但依旧精神抖擞。不过他还是跟着柒鸽来到酒店，只有跟在柒鸽身边，他才能体会到一丝生人的活力。

“我去冲澡了。你可不许穿墙偷看。”

“开始不都看光了嘛。”或许是同柒鸽熟悉了，谢朝颜也能放开些，与她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

“女孩子给你看才能看；不给你看，你看了就是猥亵。哼！”柒鸽不甩谢朝颜面子，啪的一声关了浴室的门。

周围没了胡闹声，谢朝颜终于能静下心来阅读员工手册。

今晚的收获很少，甚至让他感到矛盾。目标的夫妻关系极好，男方也不像是家暴男。他们的通话和聊天记录都没有异常。如今却分房而睡。

谢朝颜只能归结于获得的信息太少。可不是嘛，他第一天实习，哪能一下子找到方法让任务迎刃而解。他只能寄希望于员工手册中获取目标信息的资料。

『获取宿主记忆是解煞使得到任务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适当地使用搜魂以及提取躯体记忆等方法可以大幅提升任务处理效率。』

『…』

『修行者或多或少掌握了反夺舍和反附身方法，解煞使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严禁向对方使用客魂符。』

『…』

『附身后，解煞使可用鬼气包裹宿主进行记忆查看。』

“在看什么？”一个多小时后，柒鸽带着沐浴后的香气，来到谢朝颜身边。

“员工手册。今天去目标家里获取的信息太少了，除了发现他们分房睡，没别的异常。我在找有什么能帮助情报获取的方法。”谢朝颜放下平板，朝一旁的玻璃杯勾了勾手指头。那杯子便摇摇晃晃地向他飘来。

“对于初学者来说，御物表现不错。可这一般不会帮助你了解目标情况。”

“对，所以你看…”谢朝颜旋转平板，朝向柒鸽。

“读取记忆…确实是有效手段。”柒鸽从背包中取出白天装有奶茶的续杯瓶，把其中的液体全倒在床上。

“你干嘛？”谢朝颜想要阻止柒鸽，伸手却直接穿过了奶茶、瓶子。

“还能干嘛，给你找实验品呗。”柒鸽放下瓶子，转身拨打酒店客服电话。

“我不小心撒了饮料在床上。能不能安排人帮我更换被子？我看看…只有被子。谢谢了。”柒鸽挂断电话，反而看到谢朝颜神色复杂，“过会儿你的实验品就会把自己打包好，送上门。”

“你们地府的人都这么…不择手段？”谢朝颜本想说些更恶劣的词，但柒鸽毕竟是在帮自己，也就没说出口。地府从属似乎没有他所想的那样光正伟，为了给新人练手就可以牵扯进来一个任务无关人员。

“心里过意不去？没事的，你读取她记忆这件事，在她的因缘网里权重或许连五都不到。况且不是’你们地府’，而是’我们’。”柒鸽显得无所谓，这些附带影响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谢朝颜闭口不再言及这些。凡间没有非黑即白的事情，或许神仙的世界也是如此。过分强求行为的正义性反而不美。

“嘟，嘟——”门外响起敲门声。

柒鸽开门，站在服务员身后，将一张符箓贴在服务员背上。下一刻，服务员瘫倒在床上。

“还记得怎么看活人的记忆吧？”

“嗯，以鬼气包裹宿主灵魂，并与其共鸣。查看的记忆时间跨度不能过长。”

柒鸽点头，“大致如此。”

谢朝颜附身服务员，随后进入了内视状态，身处于一个灰蒙蒙的空间，不远处是服务员赤裸着的魂体。谢朝颜将漆黑的鬼气从自己的魂体中抽出，小心翼翼地包裹她的灵魂上。如同逆水行舟，服务员的记忆像是只能倒放的生锈录像带，谢朝颜费尽全力才能看到她近半个月的经历。工作、与闺密玩乐、恋爱，一个普通女孩的生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谢朝颜眼前，直到他再也无法向前查看。

待谢朝颜退出服务员的躯体。

“好了？看了多少天？”柒鸽伏于书桌，在一张符纸上写写画画，没抬头，随意一问。

“大概十八天吧。”

“够用了。”柒鸽将刚画好的符贴在服务员身上；嘴里低声念叨着，听着像咒语的话。

“这是？”

“伪造一下记忆，让她认为已经帮我换好了被子。”言罢，柒鸽跳到床上，将脏了的被子踢开，再把新被子揉成抱枕状。服务员自行站起，拿好换下的被褥后，眼神恢复清明。

“谢谢！都怪我粗心大意让你跑这一趟。”柒鸽抱着被子，朝服务员一笑。她那略带婴儿肥的小脸配上甜美的笑容，无疑是一副未经社会的学生模样，论谁都只能由着她闹。

服务员也回以带有喜爱之情的官方客套话。

房间又只剩下谢朝颜和柒鸽。

“今天就这样吧。普通人不能被频繁附身。早早休息。明天再看看有没有进展。”柒鸽熄了灯，倒下便睡了。

谢朝颜看着她的睡颜，蜷缩着，半握拳头。他暗想，「这姑娘还是睡着的时候可爱些。没那么多为了任务而带上的面具。」

第二天。

郝星妙和曾常博严格遵守办公室隐婚准则，谢朝颜试着观察了半天，毫无收获。仅有贺兰对曾常博有些超越了秘书所该有的情感。秘书对上司有想法，也算常见。比起郝星妙，贺兰的容貌稍显逊色，但年龄小了四五岁的她还是更为富有青春活力。曾常博的态度也很微妙，大概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的缘故，他即便发现自己的秘书对他有心思，也没第一时间拒绝。

一直等到晚上，谢朝颜才有机会附身获取更多信息。

这次先是曾常博。他平时的表现不像是出轨被老婆发现。夫妻间生出嫌隙更可能是别的原因。谢朝颜推测，或许是曾常博父母那边不满意两人。

查看曾常博的记忆后，谢朝颜只得叹道，“果真如此。”

* 曾常博与母亲的通话内容。

曾母：『你们年纪也不小了。我们也老了。再过几年可能就见不到孙子了。』

曾常博：『妈，你说什么呢！别说这些不吉利的。』

曾母：『星妙还是不愿意生吗？』

曾常博：『她这段时间挺忙的…』

曾母：『怎么？公司就离不开她？生儿育女终究才是女人的本分。』

曾常博：『好好好，我会和她谈谈的。』

   2.还有郝星妙与曾常博的争吵。

曾常博与郝星妙相对而坐：『爸妈他们年纪也大了。和我们同年的也都有了孩子。就生一个吧。』

郝星妙一脸不耐：『我现在怀孕，辞去工作。前些年打拼的成果就直接归零了。而且孩子生下来，你带？』

曾常博显得信誓旦旦：『我带！老人家也会来帮忙。』

郝星妙冷笑一声：『你有这时间？老人家来，最后还不是成了我来生，我来带。』

翻阅曾常博的记忆到这儿，谢朝颜算是找着他们夫妻两人关系不睦的症结了。

谢朝颜一时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回酒店和柒鸽商量。

谢朝颜向柒鸽简单说明了郝星妙和曾常博两人因缘出现问题的缘由。

“柒鸽，你怎么看？”颇为苦恼，谢朝颜烦闷地坐到床上，不曾想直接坐穿了。当鬼就是这点不好，凡间的多数事物无法触碰。

柒鸽指尖挟着一团阴阳气，弹到谢朝颜脑门上。疼得他捂着额头，痛呼一声“哎呦——”。

“怎么和前辈说话呢。我可不是你的元芳。这件事的关键是，曾常博要尊重妻子的选择，协调好家里，并且拒绝秘书。” 谢朝颜挠了挠头发，“很难。贺兰那边好解决，只需要简单的心理暗示，让她败光曾常博对她的好感即可。但曾常博父母那边，恐怕不好解决了。难以忽视老人想要抱孙子的心啊。”

“确实。曾常博夹在父母和爱妻之间，两面不是人。”柒鸽叹口气，瘫靠在座椅上，摊手表示她也没辙。

“所以我偏向让郝星妙让步，这样不需要干涉，秘书的问题解决了，老人的问题也解决了。受伤的只有郝。”谢朝颜同柒鸽一样摊手。

“只有女性让步的世界吗，不太好啊。谢朝颜，不管是破镜还是鹊羽的任务，只看结果。你们也选择不了结果，但可以根据本心选择过程。这样的过程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柒鸽把玩着煞衡仪，与谢朝颜对视道。

“举头三尺有神明。柒鸽前辈，有没有一些超现实的方法？”

柒鸽被这一声“前辈”捧到了天上，骄傲道，“方法自然是有的。安排他们夫妇交换身体。让他们体谅对方的难处。”

“交换，身体？居然能做到这种事情。”谢朝颜想了想，还是否决了这个提议，“不需要他们互相体谅吧。若是曾常博不体谅妻子，他们早离婚了。关键要怎么解决老人家的问题。”

“唔，托梦？你扮作大仙，托梦给两个老人，让他们别催生娃。”

谢朝颜摇头，“也不好。这样就从伤害郝星妙，变成了伤害两个求孙心切的老人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如让曾常博生孩子吧。”柒鸽有些不耐烦了，随口提了个建议。

“哈？”话题一下扯到男人生小孩上，谢朝颜脑子一时转不过来。

“就是我们施法让他们喝酒互诉衷肠，等他们喝得差不多了，再安排换身。最后给他们弄些意乱情迷、观音送子。便成了。贺兰那边自然有正宫郝星妙使用曾常博的躯体来拒绝。怎么样，这办法妙吧？”

“这…受伤的不就成了曾常博。想要孩子不代表想生孩子啊。” “呵，”柒鸽讽笑，“你们男人把家里的所有事都推给女人。既然想要孩子，自己生不就好了。老人有孙子，曾常博也如了要孩子的愿，郝星妙也能继续追求事业的高峰。所有人都能满意，皆大欢喜。”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谢朝颜无奈答应。

第三天。

柒鸽带着小透明墨镜，和谢朝颜一起在曾常博家中等待他们夫妻二人回家。

柒鸽趴在餐桌上，足足画了四个小时的符，才画成三张。

“呼，终于完成了。这张有篆书’情’字的是意乱情迷符，配合’子’字观音送子符混入他们俩的酒水中即可。还有这两张，是’颠’字颠鸾倒凤符，等他们喝上头后，一人贴一张，就能让他们换身。”

谢朝颜点点头，接过四符，问道，“为什么观音送子符有现成的，其他的要当场画？”

柒鸽倒是坦然，“因为非法呗。不过为了任务完成率，上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我们是队友，算便宜你了。你如果以后有需求，可以来找我，给你打折呦。”

这两三天的任务经历，让谢朝颜不说熟手于鹊羽之事，也算有了大致了解，自然不会过分拘泥于遵守地府法规。简而言之，他的底限下调了。

等到曾常博和郝星妙回来。柒鸽便对两人施法。不一会儿，二人眼神迷离。

曾常博取来一瓶红酒，拿出木塞子，坐在餐桌的一头，“老婆，我们聊聊吧。”

谢朝颜乘机挟着意乱情迷符和观音送子符，穿过酒瓶子，将两张符化入酒水中。

“嗯，也该聊聊了。”郝星妙坐在餐桌另一头。

曾常博倒了两杯酒，把其中一杯递给妻子，自己猛喝一口。郝星妙心情不佳，微呡辄止。苦酒入喉，两人不约而同地面色开始潮红。

柒鸽急忙传音道，“换身，快！”

谢朝颜立即将颠鸾倒凤符贴在二人身上。他们先是眼中稍显迷茫，而后被火热的情欲所覆盖。

往后的故事本应是无趣的夫妻造娃，然而出了岔子。

曾常博面露抵抗之色，似乎试图推开眼前的男人。

“不好，刚才郝星妙喝得太少了，效力不够。你快附身，补救一下。”

谢朝颜还想着与柒鸽辩驳，却被她一头按进曾常博的身子里。事已至此，他只好喝下一大口酒水。

热，从喉管往下流入胃部，而后扩散至全身。再看眼前的男人，却已迷离。他勾起郝星妙的脖颈，反被郝星妙揽着屁股抱起。郝星妙肿胀的阳根紧紧贴着他小腹，惹得他子宫处热热的，呼出的灼气吹红了他的耳根。

有意乱情迷符的作用，两人也少了前戏。谢朝颜的淫水湿透了内裤。两人的衣物被郝星妙粗暴撕开。谢朝颜被郝星妙推至沙发，长发凌乱地披散在沙发的真皮上。谢朝颜忽然如同触电般，他的乳头被郝星妙轻轻咬住。下面炽热而肿大的阳根抵在他的小穴口，没任何阻碍，便插了进去。

一瞬间，他只感到自己的阴道被填满撑大，一个如烙铁般的物件顶在宫口，随着郝星妙的抽插，一次次试探子宫对它的接受度。

“说点情话，撩动下她的心房。早些完事，便可脱身。”柒鸽语气中带着些戏谑，在谢朝颜耳旁道。

谢朝颜仿佛开了窍，双手自郝星妙腋下穿过，任由情欲控制，用力捏着郝星妙肩膀。

“啊~~快，快射！”谢朝颜娇呼，一个“啊”竟喊出十八弯。若是他现在还留着神志，定会惊讶于自己竟会发出荡妇般的叫声。

一股热流喷出，自宫口射入，他觉得宫内热热的。以谢朝颜成鬼后，超乎寻常的灵觉，可以感受到在观音送子符的作用下，精子与卵子结合后在他的子宫生根发芽。可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郝星妙这一射仿佛将他送入云端，神志都变得轻飘飘的。只能凭借本能迎合眼前的男人，在符箓的作用下，他如今唯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受孕。

两人在沙发上一番云雨后，还不尽兴，又挪到主卧的大床上。谢朝颜主动下躬身子，双肘撑着床板，让郝星妙从后面插入早已是布满淫液与精液的阴道。郝星妙扶着他的腰，一次次进出抽插。谢朝颜的双乳也随之分分合合自行拍打。忽然，体内的阳根一阵抽动，郝星妙又射出量大的浊白色精液。谢朝颜的身体也配合得又释出一颗卵子，竟是怀上的异卵双胞胎。

他们交合一番后，才精疲力竭地双双倒在床上。郝星妙气喘吁吁，谢朝颜莺莺声软。完了，谢朝颜才抛去意乱情迷符的影响，离体而去。

“做女人的感觉如何？”柒鸽似笑非笑地看着谢朝颜的魂体，好像要看出他的灵魂是不是面色潮红。

谢朝颜被问得噎住了，只得说，“难以言喻。只能用刺激来形容。”

柒鸽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还想多体验几次是吧？曾常博可惨咯。舒服的事你替他受了。可那生育之苦，却是他来承担。”

说完，柒鸽带着谢朝颜离去。只留下曾常博和郝星妙紧靠在一起，有些茫然地躺在床上。

柒鸽和谢朝颜回到酒店。

“这次任务算是完成了。想看看你的成果么？”柒鸽慵懒地坐在床上，在煞衡仪上比划几下，便递给谢朝颜。

“想。”谢朝颜点点头。煞衡仪上显示“任务已完成。是否查看预测结果？”他顺势点了“是”。

眼前的事物被云彩所取代，视角从天而落，待到固定时，就看到曾常博，或者说在郝星妙体内的曾常博。

他在浴室中，脱下了衣物，低头看着四个多月，就已经藏不住的双胞胎肚子，叹了口气。上班时也不再掩饰自己已婚。

郝星妙也公布了自己与曾常博早已结婚的事实。而后在一次加班中，严词拒绝了试图趁曾常博怀孕与她约炮的贺兰，断了贺兰攀附上司的念想。

九个月后，郝星妙陪挺着大肚子的曾常博在小区楼下散步，两人皆是看着曾常博的孕肚，一脸幸福。

看到谢朝颜神志回归，柒鸽道，“怎么样，结局还算满意吧？”

“大概吧。不过是妥协的结果。”谢朝颜站在海景窗前，思绪飘远。

谢朝颜：解煞使，负责此次修复因缘的任务

柒鸽：协助员，负责协助谢朝颜工作并提供新手指引

郝星妙（女）与曾常博（男）为夫妻

贺兰：曾常博、郝星妙的同事